



那年春,我初为人师,到本大队沈家厦的一个教学点去教学, 属非正式民办教师。

沈家厦(一、二队)是一个自然村,在东团营(三、四、五队)南一里多路。

教学点在一座旧庙里。小庙,三间,教室占了西面一间。西山墙上挂一块小黑板,黑板下一张小学桌做讲台。讲台上、二两个年级的语文、算术四本书,一个小闹钟,一只哨子,一根树枝做的教鞭,半盒粉笔(里面有几支彩色的),一本很旧的字典,一个黑板擦,这就是我上课的全部家当。面对讲台,二年级、一年级、幼儿园的十大几个孩子分左中右三档,三排。课桌是用木板钉的条桌,坐各家自备的小凳。

庙虽不大,装十大几个孩子却显得很宽敞。为了方便孩子们进出,在教室前的南侧又开了一个门,门两边常坐着晒太阳的老奶奶,这些老人常喜欢朝教室里探头望望。

我是顶一个调到本部的老师去的。对着这十大几个大小不等、年级不等的孩子,我心里有点发毛,我能教好他们吗?调走的老师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因为他识字,所以做了教师——耕读教师。他能教好,我怎么就教不好呢?

十几个孩子,坐得笔笔直,齐齐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直打鼓。我成了他们的头,成了他们的王。面对着孩子们好奇的眼神,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课程表是本部校长给定好的,贴在讲台一角,有语文、算术、唱歌、体育、美术这些课。

一节课 45 分钟,得分几截儿上,幼儿园的孩子,只要他们不闹,随着他们,主要精力在一、二年级的孩子身上。给一年级布置好任务,上二年级的课。二年级上一截儿,回到一年级来。团团转,不亦乐乎。

孩子喜欢我上课,因为我的课和前任老师不一样。

语文课上,我尽量用普通话读字词和课文,孩子们听得很兴奋。算术课上,我细说算理,孩子们听得很认真。孩子们更喜欢音体美课。这些课都没教材,随你上,我和前任老师上得就更不一样。

那时正在乡村放王心刚主演的电影《侦察兵》,里面的插曲刊在一份杂志上。我一看,上面的简谱还能对付,于是就拿来教孩子们唱。我唱一句,孩子们跟唱一句:攀高山,跨平原,我们是人民的侦察兵。钢刀插入敌心脏,深入虎穴把敌歼……唱着唱着,一个调皮的小男孩自然而然配上动作,于是孩子们一齐都手舞足蹈起来,开心极了。歌声嘹亮,教室门口晒太阳的老奶奶们

我这尴尬的出生阶段,1979 年,70 后的尾巴,又没有 80 后的个性,摇摆之间,一晃也到了不惑之年。

家里订阅了《读者》的“校园版”,又看到校园、青春、老师、学生的芳华岁月,不禁回想起我的初中时光。

刚上初二, 班主任便宣布要上晚自习,没有电灯,怎么办? 煤油灯。一时间,乡里唯一的供销社煤油灯热销,全卖给我们这些读初中的学生了。

其实,我是反对上晚自习的。因为那时的我,为了跳出农门,考上中专,还是很自觉地努力学习的,上不上对于我的学习没什么区别。在家时我也是认真的,可是,老师非要上呀。记得语文老师觉察出我们的不满情绪,让我们全班写一篇关于晚自习究竟要不要上的议论文,我的观点就是不该上。那种糟糕的环境,全班每人点着一盏煤油灯,黑黑的煤油烟飘浮在教室的上空,一小时两小时下来,我们眨着通红的眼睛,一切都模糊了。

有聪明的学生,在白纸上裁一个洞,罩在灯罩上,借助反射,能增加一点点的亮度。

晚年 (外二首)

□ 王春

白日匆匆过往的汗脸,
被夜晚沉醉的歌舔。
银发将不尽绵长的眷恋,
恰似被岁月挠不断的琴弦!

日子
日子的漫长,

初为人师

□ 汪泰

体育课上,学习解放军,教他们立正稍息站队列,和孩子们一起玩从没玩过的游戏,孩子们很新鲜。

孩子们做作业了,我倚靠着教室门,或坐或站,晒着太阳,看他们做。看着孩子们埋头作业的认真样子,我似乎被感动了,拿出速写本,对着他们勾画起来。速写本上留下了简陋的课桌,留下了流着鼻涕、掰着手指做计算的小男生,留下了扎着头巾的小女生……画面上这些可爱的孩子、简陋的场景,成了我永久的记忆。

中午饭是学生各家轮流,农民可客气了,小公鸡、炒蛋、蒸蛋、蛋皮汤……过年留下的咸肉,那是专门等老师来吃的。饭锅里蒸一碟咸肉,香! 一盘炒嫩韭菜,更香!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个星期六, 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副主任派人带信给我,要我中午去公社找他。原来,不知他从哪知道我有一沾亲带故的亲戚在县化肥厂,要我去给他蹲点的大队买氨水,且要我下午就得去县化肥厂。我很为难,说下午有课呢,我走了,学校就没人了。主任说,几个小毛伢子,放半天假,什么了不得吧。要我下午就走,并说他给我向公社文教负责人请假。我没有办法,只得回校,要孩子们相互转告说老师开会呢,下午放假。

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了两次。

这还了得!校长找我讲话,要我注意劳动纪律,注意教学质量。告诉我二年级学生升级要到本部参加考试,不及格不能到本部升三年级。我知道理屈,作了说明,不敢争辩。

天热了,考试了。我的二年级的几个孩子的语文算术全部是好分数,我暗自得意。

暑假过后,新学期将开始。公社文教负责人找我,说东风学校要个能书写画画的老师,你去吧。到时争取转为正式民办教师(正式民办小学教师,月薪 13 元,初中教师,月薪 17 元)。那是所戴帽子初中,规模大,老师多,能去,我还是很高兴的。负责人告诉我,你擅自放假离开学校的事,我们知道后没找你谈话,一定是有什么事的吧。我这才知道上面只晓得我放假停课,却不知个中原因……

当天下午, 我告别了工作一学期的孩子和老乡,所有行当(一个被包、一个木箱)一担挑,拎着一网袋零碎物品,向新学校走去。

下了白天的正课, 到晚自习这段时间,有个空隙,学校也没集中提供一顿晚饭, 吃饭便成了问题。我亲眼看到有极少部分同学能在一间小屋

里吃白饭,就着咸青菜汤。就这待遇,还有点艳羡,因为根本来不及回家吃饭。后来的回忆中,我问了另一个同学。她说,她当时是在乡政府食堂吃的这顿饭(乡政府离学校不远),我也挺羡慕的。我是到处打游击,在我妈的厂食堂吃了一段时间,在小面馆吃了几次,自带干粮也带了几回。

在下正课到上晚自习这段时间里,一次,教育部门的干部突然来学校,发现几个男生女生打打闹闹,一怒之下把我们集中起来训话。训话的大致内容是,男女生应该有界限,不应该打打闹闹。

其实,现在回过头想想,我们在煤油灯下上晚自习,老师们也在煤油灯下陪着我们,批改作业,答疑解惑,为了我们能跳出农门,考上学校而辛苦付出。但是,青春年少时,哪想得到那么多,只觉得自己上着这“多余”的晚自习,心中愤愤不平时居多。

说,这个老师会唱歌呢。可惜,没有脚踏风琴。但就是有,我也不会弹。

图画课,我在黑板上画茄子、南瓜、荸荠、小动物……边画边说画的方法。孩子们画得很高兴。

卸甲庄是个老庄子,曾是乡政府的所在地。随着政府的搬迁,以及近年来农村人口的逐渐减少,昔日的繁华已经落尽。庄子上十字形的街道孤零零地躺在那岁月的长河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街道两边有供销社、大会堂、理发店,烧饼店、粮油店、缝纫店、医院,庄子后面还有座大庙。每逢遇到烧香的日子,庙里庙外热闹非凡,人声鼎沸。

最热闹的就是十字街心了,每天早上卖肉的、卖鱼的、卖小菜的、卖烧饼油条的,还有卖豆腐的,会从不同的角落聚集过来。一些闲得无聊的老人会开会似的如约而至,在这里集中谈论着各种各样的大事小事。

在十字街心卖豆腐的有两家,翠花就是其中之一。翠花姐妹四个,她老大,初中没有毕业就回家帮着父母磨豆腐卖豆腐了。每天两担豆腐,一担翠花在街上卖,一担父亲挑着走村串户。翠花人不大,做生意很在行,两分钱一块豆腐,顾客少个分把分的,她从不计较。遇到年纪大的,她会多给块把豆腐。每天,她的豆腐都会在她甜甜的微笑里提前收摊。因为她的年轻漂亮、热情大方,大家都叫她“豆腐西施”。

翠花结婚了,因家里没有男孩,她招了个上门女婿,老公是个木匠。婚后她继续卖豆腐。由于父亲身体不好,她和父亲交换了角色。从此,翠花半夜起来磨豆腐,白天走村串户卖豆腐。

“卖豆腐吆,豆腐、百叶、老干子喽!”女高音一般的叫卖声,听起来极有韵味,袅袅地在村落的上空迂回飘荡,“豆腐西施”的名字也飘进了家家户户。

翠花风雨无阻,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她走村串户一天不空。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哪一天如果翠花豆腐担没有来,人们会不习惯, “咦,今天好像没有听到豆腐西施来卖豆腐吧?”

“是没来, 我准备捧两块豆腐烧汤

“家的味道”微信群,姨妈上传了一段娘娘边歌边舞的小视频,一脸的笑容给人温暖祥和之感,一副清亮的嗓子洋溢着精气神,一个自信的动作彰显着丰厚的人生底蕴,赢得满堂的喝彩和掌声。

娘娘退休前是乡村的普通教师,退休后定居高邮市区。教了一辈子书的娘娘,已是霜染两鬓年逾古稀,但身板硬朗,神采轩昂,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理念,走出了自己的品位与精彩,让我们晚辈心生羡慕,更为她的晚年生活叫好!

记忆中,娘娘是家庭的“主心骨”“顶梁柱”,把一份责任和希望扛在肩上。家里家外都要去操持、打理,教书育人桃李天下,主持家务扶老携幼,营营逐逐、忙忙碌碌。

世间何物催人老,半是鸡声半马啼。生命匆匆,时光的车轮驶入了黄金秋季,娘娘用一颗平常心对待退休生活,用幸福的脚印丈量老年的日子,把黄昏闲暇的时光谱写成一曲硕果累累的金色的秋之歌,诗意盎然。这些年来,娘娘一直保持着老知识分子的良好习惯,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翻阅当日报刊,坚持学习,关注时事政治,留意社会动态。人虽暮年,却有新思想、新观念,紧跟着时代发展潮流。我年少离家,远走天涯,却和娘娘亲近,每遇事业上的坎坷、挫折,家庭的烦琐、无奈,都喜欢与娘娘拉呱交谈。娘娘侃侃而言,

三月,像是希望的眼睛,又仿佛萌芽的生长。一走进了这三月,更多清新的欢喜。即便三月依然料峭着春风的寒冷,你听,门外这一片小小的竹林,被春风轻推着摇晃,多想可以站高了凝望它们摇曳的舞姿,一定有最心动的神思。

三月,有快乐的气息。有一首歌唱着,“三月的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三月的小溪,哗哗啦啦流个不停。”这三月的小雨,每一滴从高空落下,和同伴拥抱在一起,争先恐后地,是多么快乐。这三月的小溪,奔腾着向前,是汇入河川,还是融入江海,它又有多快乐。

三月,有灵动的乐曲,有轻捷的舞姿。听着小鸟们清脆的宛转,看着它们在颤枝上的轻动,多想傻傻地摸一摸它们的心跳,又傻傻地疑惑,小鸟们会笑吗?

哟。”

“我想买两张百叶炒青菜的,等到现在也没有来。”

……

她的豆腐连同她的叫卖声,已经很自然地融入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了村庄里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如今翠花已年近花甲。儿子大学毕业后在苏州工作成家,儿子媳妇让她老两口去苏州享享清福。她说她要卖豆腐,一天不卖手痒痒的。儿子说:“超市的豆腐又白又嫩,还便宜,你那个豆腐还有人要吗?”

“有啊! 那次你们结婚我停卖了一个星期,再去卖豆腐的时候,好多人都问我怎么那么长时间不来,把他们脖子都盼长了。张庄的李姐说她孙子闹了几夭,不肯吃超市的豆腐,就要吃我的豆腐。陈庄的李大爷宁愿不吃豆腐,也不去超市买豆腐。你看你妈的豆腐也有粉丝团了。”说着她笑了起来。

“为什么啊?”儿子惊讶。

“用他们的话说, 那是我的豆腐有豆腐味呗!超市的豆腐没有!”她非常自信地说。

还别说,超市的豆腐是嫩嫩的,但鱼汤炖豆腐再怎么炖, 豆腐就是没有一个孔,鱼的鲜味不能进入到豆腐里面。她的豆腐炖出来的鱼汤完全不同,鱼汤奶汁一般浓浓的,豆腐千疮百孔,完全被鱼汤浸润,吃一口软、嫩、鲜、香。

翠花磨豆腐二十多年如一日, 泡豆、磨豆、吊浆、熬浆、点卤、出豆腐,每道工序她都一丝不苟,唯一改变的是随着老庄上人口的急剧减少,她家的豆腐摊跟着肉摊鱼摊一起撤了,每天的两担豆腐也改成一担了。翠花跑的村庄自然多了起来,老伴心疼她,给她买了辆电动三轮车。

冬日的早晨,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翠花骑着电动三轮车,亮开了清脆的嗓门:“卖豆腐吆,豆腐、百叶、老干子喽!”

能把人情和事理分析清楚明白,让我找到共同语言,产生思想上的认知和共鸣,顿开茅塞,豁然恍悟。

娘娘的物质生活不是很富足,微薄的退休薪水维持着生计。姨父入赘于家,是个单一的手艺人,对娘娘甚是依赖,娘娘不做饭,姨父只有吃面条。娘娘大半辈子的时光是在乡下工作、生活的,定居市区后,因了她的古道热肠、抱诚守真,很快有了自己的朋友圈。一群和谐融洽的老人相聚一起,成立了民歌队,寄情歌舞,老有所乐。甚至在高邮小有名气,四乡八里有个活动,也邀请民歌队捧场助兴。娘娘把城市快速发展的喜人变化、农村翻天覆地的崭新面貌和身边的善行之举、感人故事,写进歌词,谱在高邮民歌的曲调里,纵情放声而歌,赞美太平盛世,歌唱新时代、新生活,用演出舞台,传播新思想、正能量,启迪、感染周围人。有一年回乡探亲,偶遇娘娘在乡下演出,朴实的唱词不做作,优美的曲调不刻板,人情入境,让我耳目一新,折服娘娘的这份宁静淡泊、乐观豁达的健康心境、人生态度。

迟暮之年, 娘娘找到了老人生活的坐标和乐趣,用自己的歌声为社会发挥余热,为自己人生道路上又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落红芬芳,流年匆匆,春华成秋碧。正是,人生老也俏,笑看晚霞红。

三月,有没有青蛙跳进麦田,有没有蚯蚓钻出泥土;还有小小的虫蚁,它们渺小地工作着生存的意义;还有绿色的小蛇,吐着红色的信子,扭动着僵直了一季的曲线。

三月,再见低飞的燕子,呢喃着追逐,它们可曾记得这里还是去年的家乡? 天堂? 轮回?是谁命令和指引着南行的方向?那里有如春的四季? 那里的冬天流连着多少终日不见皑皑白雪只有静态书本和动态影视的梦幻和想象?伸出手的空中,是否洁白仙子降落掌心的晶莹?

三月,每一年的三月,不是重复的节令、季节与月份。三月里每一个清晨的醒来,每一个黑夜的梦寐,不同的春风,不同的夜景,不同的心情,不同的神思,而我,还可以有不同的文字吗?